

欽定前漢書

卷之十
八六七

前漢書卷七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尹韓張兩王列傳第四十六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

師古曰蠡音禮

故屬河間

師古曰言

蠡吾舊屬河間後屬涿郡

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爲名

師古曰敏謂材識捷疾也下音胡嫁反

舉茂材平準令

○劉奉世曰材字下當有爲字

察

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

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

孟康曰壙藏上也師

古曰方上在張湯傳○宋祁曰注文方上字下當有解字

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

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

師古曰風讀曰諷○宋祁云建浙本作及

於是收案

致法

師古曰致至也令至於罪罰之法

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

無所聽

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豪桀也長者有名德之人也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劉

奉世曰顏解中貴人與李廣傳同服說不同當以服說爲是

宗族賓客謀欲篡取

師古

曰逆取曰篡

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

師古曰起居謂起居止之處及欲發起

之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

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大將軍

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

關內侯

師古曰與讀曰豫

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

李奇曰原音元師古曰原褚二姓也原讀如本字橫音胡孟反○宋祁云原褚當作原氏褚氏

賓客犯

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旣至數月誅原褚首

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

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服虔曰受相訟牋記也師古曰擇其

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出有案問旣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

泄其語令相怨咎師古曰遺知其事由某人發故結怨咎也又敎吏爲鋸箭

蘇林曰鋸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箭竹箭也如今官授密事箭也師古曰鋸若今盛錢藏瓶爲小孔可入

而不可出或鋸或箭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箭音同及得投書削其主名

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

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

又反又音居謁反○宋祁曰相告訐疑相字上有好字注文面相斥疑作告而相斥廣漢得以爲

乾隆四年校刊

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

師古

曰言諸事皆治理也治音直吏反一切解在平紀

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

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

○宋祁云景本有遣

字學官本云徵遣浙本無遣字祁按徵廣漢不當便云遣若已云遣下又言將兵屬蒲類意致繁複從浙本爲長楊伯時云徵而遣之以屬蒲類何不可也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克

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眞廣漢爲二千石以

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

如淳曰尉亦薦籍也師古曰尉薦謂

安尉而薦達之

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

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

願爲用僵仆無所避

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僵仆音赴

廣漢聰明皆

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

改乃收捕之

師古曰風讀曰颯

無所逃案之舉立具卽時伏辜

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

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

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

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爲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宋祁曰注文疑字下疑有示字鉤

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

師古曰賈讀曰價

已問羊又問牛

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

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宋祁曰越本無也

字

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

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

劫人

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

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

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

師古曰劫取其身爲質令家將財物贖之

有頃廣漢

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

師古曰曉

謂諭告之

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

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

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

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脫音吐活反

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

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

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歛葬具告語

之

師古曰調辦具之也棺歛以棺衣歛尸也調音徒鈞反棺音工喚反歛音力贍反○宋祁曰給字疑可刪

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

師古曰爲書記以召之若今之

下符追呼人也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

多謝問趙君

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

亭長旣至廣漢與

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

師古曰謝告也

何以不爲

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

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

如神皆此類也

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它狄反

廣漢奏請令長安游

徼獄吏秩百石

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宋祁曰浙本作獄史

其後百石吏

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

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楊伯時

云言漢興足矣何必以來二字

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

師古曰治音直吏反

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

師古曰從讀曰縱喜音許吏反

廣漢歎曰亂

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

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

師古

曰識天子意也

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

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椎破盧罌斧斬其門闕而去

師古曰廋

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廋所以沽罌罌所以盛酒也廋解在食貨志司馬相如傳罌音於耕反○宋祁曰其門或無其字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

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

新進年少者

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疑是者字

專厲疆壯蠶氣

師古曰蠶與鋒同言鋒銳之氣

見事風生無所回避

師古

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

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宋祁云史越本作

吏去字下南本更有客字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

安丞案賢師古曰案致其罪也尉吏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

詣屯所乏軍興文穎曰尉吏尉部吏也禹其名○宋祁云吏越作史賢父上書訟

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

卽訊師古曰令就問之不追入獄也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

子榮畜教令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令音力成反後以他法論殺畜人

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

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

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

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

師古曰將耐祭宗廟而先潔齋

也

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

師古曰風讀曰諷

欲以

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

○宋祁曰不聽字上疑有

怒字

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

大臣廣漢卽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

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

辭

師古曰受其對辭也宋祁曰突字新本添

○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

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

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

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
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
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
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
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師古曰斥除逐遣之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

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

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

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宋祁曰使得牧養越本無

得字廣漢雖坐法誅景邵本去雖坐法誅字校本添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況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

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

師古曰喜許吏反

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

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

師古曰變亂也

及翁歸爲市吏莫敢

犯者公廉不受餽

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宋祁曰受餽下有遺字注未也字可刪

百賈

畏之後去居家

○宋祁云浙本作家居

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

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

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

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不遜

師古曰敖

讀曰傲

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

師古曰爲文辭而問之

甚奇其對

除補卒史

○宋祁曰除補字上疑有是日字

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

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

十八縣分爲兩部閔孺部汾北

師古曰閔姓也音宏

翁歸部汾南

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

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

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宋祁曰中

字一作守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

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

師古曰邑

子同邑人之子也屬音之欲反

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

敢見其邑子旣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

也又不可干以私

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

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

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

其政

師古曰言決斷諸縣
姦邪之事不委令長

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

輒披籍

服虔曰披有罪者籍
也師古曰解讀曰懈

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

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

縣

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
收取罪人以警衆也行音下更反

不以無事時其有

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

鄉許仲孫

師古曰鄉縣之
豪姓許名仲孫

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

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

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

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

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

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

師古曰此謂左右相

次者也五家爲伍若今伍保也比音頻寐反

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

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

師古曰抵歸也所經過及所歸投也

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

師古曰類猶率也

緩於小弱急於豪

彊有論罪輸掌畜官

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屬故曰掌畜官也畜

音許救反

使斫莖

師古曰莖斬芻音千卧反

責以員程不得取代

師古曰員數也

計其人及日數爲功程

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

師古曰

曰鈇斫莖刃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斫莖故因以莖刃自剄而說者或謂爲斧或云劒鈇皆失之也

京師

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

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無有

遺失故爲最也

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

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

師古曰嗛古以爲謙字

甚得

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

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

師古曰右猶上也

不

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

師古曰鄉

讀曰嚮

治民異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

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爲郡守

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

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

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

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

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

也日者燕王爲無道

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

韓義出身彊諫爲王

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

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紂而

死故以爲喻也

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

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

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

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

師古曰構結也

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

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

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

問以謠俗民所疾苦

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

爲陳和睦親

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

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

官諸生皮弁執俎豆

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

爲吏民行喪嫁娶禮

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

張晏曰下

里地下蒿里僞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爲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上也

數年徙

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

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

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

師古

曰學宮謂庠序之舍也

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

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

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

師古曰趨讀曰趣鄉

讀曰

又置正五長

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

相率

以孝弟不得舍姦人

師古曰舍止也

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

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

楚之憂

師古曰箠杖也楚荆木也卽今之荆子也箠音止藥反

皆便安之接待下

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

其負之何以至此

師古曰言豈我負之耶其人何以爲此事

吏聞者自傷悔

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

言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

遣吏鑿治視師古曰遣醫治之。而吏護視之。厚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延壽

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罪名。

而更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

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

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

敬不如父之兼敬愛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

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

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

自知過師古曰微無也。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

因自達故代卒

師古曰代人爲卒也

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

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

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

師古曰行音下

更反其後亦同

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

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

所益重爲煩擾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

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

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

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

老孝弟受其恥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

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齋

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

○宋祁曰自字疑作同字

於是訟者宗族傳

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

終死不敢復爭

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

延壽大喜

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

表勸悔過從善之民

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顯以示勸勵

延壽乃起

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勅

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

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師古曰給誑也

延壽代蕭望之爲

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

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

爲更大赦不須考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會御史當問事東郡

○宋祁曰

越本景祐本無事字

望之因令并問之

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已爲馮翊而有能名出已之

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

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

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

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

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

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

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

師古曰每歲大試也

治飾兵車書

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統方領

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師古曰衣音於旣反

駕四馬傳總建幢檠

李奇曰戟也晉灼曰傅著也總以緹繪飾鏤鏤也建立也幢旌幢也

師古曰幢麾也檠有衣之戟也其衣以赤黑繪爲之幢音大江反檠音啟

植羽葆

師古曰植亦立也羽

葆聚翟尾爲之亦今纛之類也直音常職反○宋鄭曰注文今字下疑有叢字

鼓車歌車

孟康曰如

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師古曰郊駕郊祀時備法駕也

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

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

師古曰旁

音步浪反歌者先居射室

李奇曰都試射堂也

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

服虔曰噉音咷呼之叫咷音滌濯之滌師古曰咷音它鈞反

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

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

師古曰鞬弓衣也音居言反

令騎

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簡

如淳曰簡盛弩

箭箛也師古曰鞬鞞卽兜鍪也簡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鞞音丁奚反鞞音莫侯反

又使騎士

戲車弄馬盜驂

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驂馬御者不見也

延壽又取官

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鈞鐔放效尚方事

師古曰鈞亦兵器也似劍

而曲所以鈞殺人也鐔劍喉也又曰鐔似劍而小

音淫又音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

使吏

師古曰假謂顧負也繇讀與徭同○宋祁曰繇字下疑有役字

及治飾車甲三百

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

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寬

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

延壽前旣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

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

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

師古曰奏進也

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

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
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
勿爲吏以已爲戒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
孫威乃復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
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
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
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察廉

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師古曰延年時爲太僕也

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

帝蚤崩無嗣

師古曰蚤古早字

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

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

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音之欲反

今天

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

師古曰言

改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

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

李奇曰挽輦小臣也

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

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太

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

師古曰守正不阿也

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

師古曰令其主節減軍輿之用

也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卽位廢王賀在昌邑上

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

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

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

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

晉

師古曰衰音初爲反

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

○宋祁曰疇其庸漸

本作疇其軍邑邵本作官爵按宣紀疇其爵邑張晏注云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延及

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

師古曰顓與專同下皆類

此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

師古曰著盛衰之迹

譏世卿最甚廼者

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

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

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

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朏

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祇祥變怪不可勝

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
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聞者輔臣顓政貴
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
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

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
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
朝廷不聞直聲

師古曰言朝臣不
進直言以陳其事

而令明詔自親其文

非策之得者也

師古曰言
失計也

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

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

危非完計也

○宋祁曰危字疑作疑字

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

守遠郡其路無由

師古曰直讀曰值

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

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

師古曰眇細也

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

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爲湯臣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湯復貢之如此者五也

蕭

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

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

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

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

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

政事疊疊不舍晝夜

師古曰疊疊言勉強也舍息也疊音尾

羣臣有司宜

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

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

師古曰說盡也

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

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

師古曰閒讀曰閑

身逸樂而

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

登

師古曰年穀頻不熟也

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

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

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

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

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所

書奏

天子徵敞拜膠東相

○宋祁曰膠東景帝子康王寄之後

賜黃金三十斤

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

師古曰懲止也

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

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

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劉敞曰下言上名尚書

調補縣令然則三輔尤異如此

天子許之敝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

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

十人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

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歛然

師古曰歛音翕

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敝奏書諫

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

子孟康曰葉陽秦

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音式涉反

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

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

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

絕耆欲者

師古曰耆讀曰嗜

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

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傅母

師古曰輜駟衣車也輜音雷又音楚疑反駟音

步千反又音步丁反

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

文穎曰謂衣裏結束綢繆

也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綢音直留反繆音亡蚪反

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

不從恣之義也

師古曰從讀曰縱

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

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

也

師古曰上聞聞於天子也

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

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

○宋祁曰臣字可刪

臣敞幸甚書奏太

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

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

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

師古曰比類也

更歷也音
工衡反

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寔廢

師古曰長
寔漸也

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

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

應邵曰酋長帥師
古曰酋音才由反

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

師古曰溫厚言富
足也童騎以童奴

爲騎而
自從也

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

師古曰貰
緩也把執

持也音
布馬反

令致諸偷以自贖

師古曰致至也
引至於官府

偷長曰今一

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頗壹切受署

師古曰自言願
權補吏職也敞

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

汗其衣裾

師古曰赭
赤土也

吏坐里閭闕出者

師古曰闕謂
里之門也

汗

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

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桴其字

從木也

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

越法縱舍有足大者

如淳曰有可貴異而大之者也晉灼曰越法縱舍卽足大者也師古

曰晉說是也

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

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

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

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

師古曰浩大也穰盛

也言人衆之多也穰音人掌反

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真久者

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

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

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

過走馬章臺街

孟康曰在長安中臣
瓚曰在章臺下街也

使御吏驅自以便

面拊馬

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
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

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
圓卽古之便面也音類面反

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

張京兆眉嫵

應劭曰嫵大也孟康曰嫵音詡北方人謂
嫵好爲詡畜蘇林曰嫵音嫵師古曰本以

好嫵爲稱何說於大乎蘇音是
宋祁曰嫵音嫵嫵之嫵嫵音舞

有司以奏敞上問之

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

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

○朱祁曰
或無終字

敞與蕭望之于

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

夫平尚書事敞出爲刺史時望之爲大行丞後望之先

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

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

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而敞奏獨寢不下

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

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

李奇曰絮音絮

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反又音人餘反

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

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

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

○宋祁曰當添作安能爲後案事

敞聞

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

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

○宋祁曰當添爲舜臨當出死

敞使

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

師古曰言汝不
欲望延命乎

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

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

舜家載尸并編敞教

師古曰編聯也聯之於章前也

自言使者使

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

師古曰以其事爲輕小也

欲令敞得

自便利

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便音頻面反

卽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

位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旣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

命

師古曰不還其本縣邑也

數月京師吏民解弛

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

枹鼓

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卽家

在所召敞

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

敞身被重劾

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

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

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卽裝隨

使者詣公車上書曰

○宋祁曰當添爲上書謝曰

臣前幸得備位列

卿待罪京兆

○宋祁曰當作京兆尹

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敵

素所厚吏數蒙恩貸

師古曰貸音土帶反

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

考事

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爲符教也

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

恩忘義傷化薄俗

○宋祁曰一本作傷薄俗化

臣竊以舜無狀枉法

以誅之臣敵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

恨天子引見敵拜爲冀州刺史敵起亡命復奉使典州

旣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敵以耳目

發起賊主名區處

師古曰區謂若止之所也

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

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

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

橐之盛物也

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

數百兩

師古曰一乘車爲兩也

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

重轅中

蘇林曰轅椽也重轅重芬中師古曰重芬卽今廊舍也一邊虛爲兩夏者也轅音老芬音扶分

反○宋祁曰殿屋一無屋字

敞傅吏皆捕格斷頭

師古曰傅讀曰附言敞自監護吏而

捕之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

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

○宋祁曰當作

徙守太原

滿歲爲真太原郡清

○宋祁曰當作郡清靜

頃之宣帝崩元

帝初卽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

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
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
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
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

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

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

應劭曰柱後以鐵爲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冠晉灼曰漢注

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纒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廌一角今冠兩角以解廌爲各耳師古曰晉說是也纒卽今方目紗也纒音山爾反卷音去權反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

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
必辨治梁矣武旣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

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
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

師古曰贛音貢

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

羊澤中

○宋祁曰當作少歸諸父諸父使牧羊澤中

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

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

對

師古曰以施行詔條問之皆曉其事

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

師古曰署爲守屬令監獄主囚也監音工銜反

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

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爲師也

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

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

如淳曰漢

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宋祁曰決曹史淳化本無史字子按如注須得史字乃安止作決

曹非是

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

如淳曰地理志遼西有鹽官

數

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

如淳曰本西號也屬右扶風

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

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妬笞我

○宋祁曰妬當改作

詔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

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

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師古曰

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

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

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號尊

供張如法而辦

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號供張也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劉敞曰自

長安上雍不過號過美陽號字是史氏誤

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

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

師古曰城謂縣城也抑

疆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

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

師古曰更

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爲治者也

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勅掾

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

妨賢

師古曰趣讀曰促

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

○宋祁曰浙本

無則字

闐內不理無以整外

師古曰闐門櫂也音魚烈反

府丞悉署吏

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

○宋祁曰當作以賢爲上

毋以富賈人百萬

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

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

師古曰汙濁也

不軌不修法制也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

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

丞戒之戒之○宋祁曰下戒之亦當作丞戒之相隨入獄矣師古曰意丞教戒張

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勅之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

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

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為校尉主轉運事

而屬護羌將軍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

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師古曰未列上於天

也子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

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郡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媚遷

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邰九

折阪

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臣瓚曰邛山名也師古曰邛音來

歎曰奉先人遺體奈

何數乘此險

師古曰乘登也

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

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

師古曰驅馬令疾行也

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

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

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

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

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

師古曰前任傅相者頻坐以王得罪

及尊視事奉

璽書至庭中

○宋祁曰庭當作廷

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

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

師古曰相

鼠麕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地偷食苟得不知廉耻人無禮儀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 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

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王怒起

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

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勅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

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

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

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

貴安能勇

師古曰顧念也負恃也安焉也○宋祁曰浙本顧字上更有王字

如尊乃勇

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

刀

師古曰陽爲好語也

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

師古曰視

讀曰

示 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

師古曰謂尊所測正得其情也

又

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

張晏曰太后名也韋昭曰徵召也召東平史令爲奏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平王后之稱

也 奏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

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

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

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

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

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顯徙爲中太

復

師古曰皇
后之屬官

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

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

師古

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事見虞書皋陶

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

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

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

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

○宋祁曰越本
義下有也字

皆不道在

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

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

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

如淳白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

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師古

日鄉讀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當臨饗

時百官共職萬衆會聚師古曰共而設不正之席使下

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師古曰比周也音頻寐反○宋祁曰浙本作相

比詐又注文動不中禮師古曰中當也音竹仲反亂朝廷爵秩之位

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

臨到○宋祁曰行臨到當作行臨時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

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

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師古曰重難也乃

下御史丞問狀

○宋祁曰一作御史中丞問狀

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

前事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非讀曰誹也

猥歷奏大臣

師古曰猥多也曲也歷謂所奏

非一人

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

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

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

蘇林曰備音朋晉灼曰音倍師古曰音音是也

爲吏民

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

師古

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

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

數百人在轂下

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也

發軍擊之不能得

難以視四夷

師古曰視讀曰示

獨選賢京兆尹

○宋祁曰賢字下有行字

乃

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旬月間盜賊清

○宋祁曰一本作盜賊清靜

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

後爲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

白尊發吏捕人

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宋祁曰浙本注文給諸府

字下有府有史故言佐也七字

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

京兆善漏泄人事

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爲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爲尚書矣治音直吏

反放曰所捕宜今發吏

師古曰當卽發也

尊又曰詔書無京兆

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閒千人以上尊出行縣

男子郭賜自言尊

師古曰有冤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

許仲家十餘人

共殺賜兄賞公歸舍

師古曰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

吏不敢捕尊行縣

還上奏曰疆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

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

○宋祁曰中諸本皆外改作忠謂張忠也

爲大言倨嫚姍上

師古曰姍古訓字也音所諫反又音刪

威信日廢不冝

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

師古

日湖縣名也今號州湖城縣取其名

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

○劉攽日當

作日著字衍劉敞說同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

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

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

如淳日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爲卿

也卽前京兆尹王昌貶爲鴈門太守甄遵河內太守也

羣盜寢彊吏氣傷沮

師古日寢

益也沮壞也音才汝反

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

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

尊捕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

師古曰下音胡嫁反

厲奔北之

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

師古曰效致也

斬其首而致之也

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耔豪強長

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

蘇林曰萬

音矩晉灼曰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翦作酒之家○宋祁曰翦張禁江南本浙本並作箭張禁予按注意正

文當依校本作箭張禁注中悉作箭乃安

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

軌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

狼更數二千石二年莫能禽討

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宋祁曰今越本無

字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

師古曰釋

解也音憚說讀日說○宋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
祁曰正文與注釋當作繹

所稀有

○宋祁曰當作皆前世所稀有

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

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

憂無承用詔書之意

○宋祁曰一本改承作以

靖言庸違

○宋祁曰浙本作庸

韋注云

象龔滔天

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

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漫音莫干反一日滔漫也

原其所以出御史丞

楊輔

○宋祁曰浙本作出於御史

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

師古曰謂其口惡而心不信也

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

利家利家捽搏其頰

師古曰捽持頭也音才兀反搏擊也

兄子閔拔刀欲

剄之

○宋祁曰剄一本作刺

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

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

○宋祁曰浙本無爲字

傅致奏文

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傳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

浸潤加誣以復私怨

師古

曰浸潤猶漸染也復報也

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

譖之賜死杜郵

師古曰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

吳起爲魏守西河

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閒焉斥逐奔楚

師古曰閒音公覓反

秦聽浸

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

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已砥節首公

師古曰砥厲也首向

也砥音指首音式救反

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

賊○宋祁曰浙本作討不制之賊

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

國家爪牙之吏

○宋祁曰江浙本只作誠國爪牙之吏

折衝之臣今一旦

無辜制於僥人之手

○宋祁曰一作仇人之手

傷於詆欺之文上不

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

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

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

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

州也○宋祁曰當作狠被共工之大惡劉奉世曰贊說非也共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靜言庸違象龔滔天也

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

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

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

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宋祁曰注文當添作期

也期年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

譖不行焉可謂明矣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

願下公卿大夫博士

議卽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

庸違

○宋祁曰違當依前注改作韋

放殛之刑也

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

審如御

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

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

放於無人

之域不得苟免

師古曰非止合免官而已也

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

之辜

○宋祁曰一作皆當獲選舉之辜

不可但已

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不可空然而

止也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

師古曰詆毀也

亦宜有誅以

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

師古曰懲愆也

唯明主參詳使白黑

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

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

躬率吏民投沈白馬

師古曰以祭水也

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

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

師古曰填塞也音大賢反

因止宿廬居

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

○宋祁曰邵本無尊字

尊終

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

立不動

○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

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

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

○宋祁曰浙本英作莫

下有司

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稟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

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

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爲之卽今俗呼爲籠具者

與妻決涕泣

師古曰自謂將死故辭決

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

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

如淳曰激

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仰讀曰仰仰頭爲健○宋祁曰仰音昂爲是

乃反涕泣何鄙也後

章仕宦

○宋祁曰一本仕宦作任官

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

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

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

可十二

○劉奉世曰云年可十二辭太俚蓋衍可字或者章女名可誤例書之宋祁曰可十二猶言約

十二不煩曲解當存之

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

八而止

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闔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

我君

素剛先死者必君

○宋祁曰我字下疑有家字

明日問之章果死妻

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

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寃紀之號爲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卽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

○宋祁曰置字上當有初字

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

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

張晏曰劉向作

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爲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

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

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

師古曰墮毀也

音火規反

翁歸抱公絜已爲近世表張敞衍衍履忠進言

師古

日衍衍疆敏之貌也音口翰反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

觀然被輕媯之名

師古曰媯古媯字也謂走馬拊馬及畫眉

王尊文武自將

師古曰將助也

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

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前漢書卷七十六

前漢書卷七十六考證

趙廣漢傳護作平陵方上注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

臣召南

按惠紀作斥上亦作斥土而張湯傳作方中

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云云○通鑑考異曰蓋傳婢死事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

廣漢竟坐要斬○通鑑考異曰廣漢死在元康元年本紀作二年誤也

尹翁歸傳河東二十八縣○

臣召南

按地理志河東郡

統縣二十四自安邑至驥可數也此八字當是四字之誤

案致其罪高至於死○顧炎武曰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矣

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臣召南按公卿表岑字

子河成帝永始四年以護羌校尉爲執金吾元延元年爲右將軍此文作後將軍必有一誤

韓延壽傳修治學宮○按學宮應作學官漢書各傳皆然諸本並誤耳

行縣至高陵○臣召南按地理志高陵雖爲左馮翊首

縣而非其治所趙廣漢傳曰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故曰行縣至高陵也

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胡三省曰賢長吏謂縣令丞也後漢志注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教化也

張敞傳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臣召南
按地理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與此文大相懸殊蓋元始中戶口十倍於宣帝時矣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胡三省曰西都之制爲三輔者列於九卿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虢○劉攽曰虢字是史氏誤○臣

召南

按顧炎武亦駁此文云今鳳翔縣古之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以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按攽及炎武並疑虢地在陝幸雍不當東行而不知右扶風自有虢縣也據地理志雍虢美陽三縣並屬右扶風虢縣故城在今鳳翔府城南三十五里雍縣卽今鳳翔府治漢帝西幸雍必過虢道里甚明何乃疑周之虢國東在弘農者乎夫漢時於周虢國地置陝縣屬弘農郡固不云虢縣也本文不誤

白馬三老朱英等○地理志東郡有白馬縣今滑縣也

行 漢 書 卷 九 十 一 上 七 加 錄

七 一

前漢書卷七十六考證

前漢書卷七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

師古曰蓋音公盍反

明經爲郡文學以

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以所主爲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

劾奏衛

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

師古曰過殿門不下

也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

大臣非是

師古曰不以實也

左遷爲衛司馬

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臣瓚曰漢注

有衛屯司馬

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

使市買

師古曰繇讀與徭同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

衛者

蘇林曰衛尉官屬也或曰詔遣使行衛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劉攽曰按此文錯亂

本當云寬饒視事按舊令遂揖衛尉

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

門上謁辭

文穎曰私見使而公辭尙書也蘇林曰以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師古曰文說是也

書責問衛尉

文穎曰由寬饒以法令不給使尙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

由是衛官不

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

如淳曰天

子出爲天子先導先天子發故上奏辭

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

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

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

冠大冠帶長劔

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

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

卒

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

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

一年以報寬饒厚德

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衛反

宣帝嘉之以寬

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多所稱舉貶黜奉

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

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

師古曰以其峻刻故有不用者

公卿

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

師古曰繇讀與

徭同供徭役及爲使而來者

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

師古曰許伯皇太子

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

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

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

師古曰言自尊抗無所詘

也鄉讀
曰嚮

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

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

目卑下之

師古曰屬猶注也音立欲反下
音胡稼反○宋祁曰笑或作咲

酒酣樂作長

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

師古曰沐
猴獨猴

坐皆大

笑寬饒不說印視屋而歎

師古曰說讀曰悅印讀曰仰
○宋祁曰坐字下疑有者字

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

師古

曰言如客舍行客輒
過之故多所經歷也

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

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

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

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

師古曰奉
音扶用反

半以給吏民爲

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

蘇林曰子自行戍不

取代

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在位及貴戚

人與爲怨

師古曰人人皆怨之

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

師古曰奸音干

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

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

○宋祁曰庸疑

是庶字浙本作庸

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

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

彊禦

師古曰彊禦彊梁而禦善者也○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雅云

故命君

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

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

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

術各有制度

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

今君不務循職而已

宋

祁曰循一作修

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

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弼

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

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

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蓬氏之高蹤

師古曰蓬伯玉邦無道則可卷

而懷

而慕子胥之末行

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

用

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

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不

測謂

深也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

師古曰挺然直

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挺音吐鼎反○劉奉世曰此所謂內直而外曲顏

說未盡宋祁曰注文
遇時字疑是則字

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師古曰

民之詩也言明智者
可以自全不至亡身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

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尙書宦官寬饒

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寔廢儒術不行

師古曰寔漸也

以刑餘爲

周召

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軸也周謂周公旦也召謂召公奭也召讀曰邵

以法律爲詩

書

師古曰言以刑法成教化也

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

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

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

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

不道

師古曰禪古禪字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己

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

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

書頌寬饒曰師古曰頌謂稱其美○劉奉臣聞山有猛

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

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

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

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

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屬讀如本字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剛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上書陳

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

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

下衆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爲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爲御史大夫除豐爲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師古

曰言間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

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師古曰歸誠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

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

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

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師古曰卒讀曰

狎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

食祿俸而已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

於都市編書其罪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

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師古曰却退也○宋祁曰却字並注文却字疑作卻誠臣所

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尙猶有刎頸之交師古曰刎斷也音吻今

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

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

天

師古曰溷亦濁也音下頓反

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

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

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

載物無不容

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也

使尙書令堯賜臣豐書曰

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

師古曰善善褒賞善

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顓與專同

免處中和

○宋祁曰免越本作勉順

經術意思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

清宴

師古曰懣音滿

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

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

師古

曰並解

隱公慈而殺於弟

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爲其尙少已且攝位而卒爲

桓公所殺○宋祁曰注文
爲桓公所殺一本無公字

叔武弟而殺於兄

師古曰叔武衛成公

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

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弟音大計反○宋祁曰注文叔武弟

下疑有弟字

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

師古曰屈平卽是屈原也

然猶不

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

誅以顯君

師古曰蒙被也

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

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

師古曰雍讀曰壅

忠臣沮心

智士杜口

師古曰沮壞杜塞也沮音才汝反

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

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爲城門校尉豐上書

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

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

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爲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

作苛暴

○宋祁曰
修疑作循

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爲城門校

尉不內省諸己

師古曰
省察也

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

師古曰
舉言其

事以
報怨

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

言

師古曰前言謂舉堪猛之美
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

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

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人也舉孝廉爲襄賁令

蘇林曰賁音
肥東海縣也

上

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
婕妤爲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爲列侯輔上書言臣

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

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

以饗魚鳥之瑞

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鳥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

然猶君臣

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

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

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

師古曰窈窕幽閑也

以承宗廟順神祇心

塞天下望

師古曰塞滿也

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

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

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

之所不乎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

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

一曰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

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

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

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

師古曰漢書舊儀掖

庭詔獄令丞宦者爲之生理婦人女官也

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

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

孟康曰中

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劉奉世曰按文則丹永皆中朝臣也蓋時爲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寬

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

師古

日狷急也音絹

然後百僚在位

○宋祁曰浙本無然字予謂然後字當刪當作使百僚在位

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

誓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調古語字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

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

也詭異於衆也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

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

朝廷體○宋祁曰一本來字上有而字體字上有之字浙本無獨觸忌諱不足深

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衆共之師古

日令衆人知其罪狀而罰之○宋祁曰衆共之衆字上疑有與字昔趙簡子殺其大夫

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

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爲鳴犢竇犢蓋鐸犢及竇其聲相

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止舉張晏曰豫殺鳴犢一人不論竇犢也今天心未豫張晏曰豫災

異屢降水旱迭臻

師古曰迭互也音徒結反

方當隆寬廣問衷直盡

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

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

師古曰著明也

天下不可戶

曉

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諭之也

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

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

亟而折傷之暴

師古曰亟急也

人有懼心

師古曰人皆懼也

精銳銷奕

蘇林曰奕弱也師古曰奕音乃喚反

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

廣德美之風也

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日謂達四聰也

臣等竊

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徒繫輔共工獄

蘇林曰考工也

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

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

師古曰女嫁王家男

又娶也

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爲御史事貢公

師古

曰貢禹也

名公直崇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

如淳曰丞相大

車屬如今公府御屬

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

師古曰同門謂

也

喜爲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

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

師古曰孰曰韋生曰革

上笑曰我識

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

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

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

封尙有因緣

師古曰孔鄉侯傅喜也高武侯傅喜也

今無故欲復封商壞

亂制度逆天人心

○宋祁曰心字上疑有之字

非傅氏之福也臣聞

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

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

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

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

穡之艱難唯從耽樂則致天喪無能壽考也

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

師古曰蚤古早

字 此皆犯陰之害也

○宋祁曰浙本陰字下有陽字

臣願以身命當國

咎崇因持詔書案起

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

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顓制邪

師古

日顓與專同

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

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

師古曰道讀曰導

惠澤茂焉

師古曰茂

美也欲報之德皞天罔極

師古曰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

呼昊天者陳已至誠也皞字與昊同

前追號皇太太

后父爲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慝焉

師古曰殊異也慝愧也音

女六反

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

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宋祁曰產字下疑有弟字

恩義最親其封商爲汝

昌侯爲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爲汝昌哀侯崇又以董

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數以職事見責

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尙書令趙昌佞調素害崇知

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

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

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

崇對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

師古曰言至清也

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

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

師古曰鄆音偃

以明經爲郡吏御

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

師古曰除謂修

飾掃除也

設備侍

師古曰謂豫備器物也侍音丈紀反

寶自劾去忠固還之

師古

曰固者謂再三留之

心內不平

師古曰恨其去也

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

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

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

主簿子旣爲之徙舍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何前後不相副也

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

師古曰言大夫以爲寶適可爲主士安得獨自高前日簿耳府中之人又不以爲不當也

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師古曰文謂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

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

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己則當屈辱無所不爲也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

質直宜備近臣爲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

選爲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

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

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

奏商爲亂首師古曰擅放羣盜歸故云矯制由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爲亂首也春秋

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師古

曰縱放也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

言爲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爲冀州刺史遷丞相司

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尙占墾草田

數百頃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占音之贍反頗有民所假少府陂

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爲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摠謂爲草田占云

新自墾上書願以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有詔郡

平田予直師古曰受其田而準償價直也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師古曰增於時

價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尙懷姦罔上

狡猾不道尙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

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爲大司馬驃

騎將軍

如淳曰度過也過立而用根

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

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爲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

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

師古曰輯與集同

徵爲京兆尹故

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

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

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

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

其人乎

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言據所部內豈有其人乎

文印曰無其人不

空受職

師古曰印讀曰仰謂仰頭而對也

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

寶曰其次

師古曰除穉季之外更有誰也

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

狸

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

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

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

郤

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奏扈商事也郤與隙同

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

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

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

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

知其有故因

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閣勿有所問

師古曰閣閉也

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

師古曰誣謗也

卽度穉

季而譴它事

李奇曰過度不治罪

衆口謹譁終身自墮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

規反

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

師古曰杜

塞也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來也

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

因文所厚自陳如此

師古曰具言恐懼改節之狀也

文曰我與穉季幸

同土壤素無睚眦

師古曰睚音涯皆音才賜反睚又音五懈反皆又音仕懈反已解於前也

顧受將命分當相直

師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直遇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

值

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卽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

禍耳

師古曰更改也趣讀曰促

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

明年穉季病死寶爲京兆尹

○宋祁曰浙本無尹字

三歲京師稱

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

家穉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卽

位徵寶爲諫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

太后俱事元帝有郤

師古曰以當熊事慙而嫉之

傳太后使有司考

馮太后令自殺衆庶寃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

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舋以揚我

惡

師古曰撻舋謂挑發之也撻音它歷反舋音決挑音它聊反○宋祁曰撻字正文注文當作謫

我當

坐之上廼順指下寶獄尙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

黨比周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

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

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

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

臣

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以塞視聽

之明按尙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

一辭

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

道路稱寃疑昌與崇內有纖

介

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

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寬

譖

師古曰蒙被也

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

奏天子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以寶名臣不忍誅廼制詔丞相

大司空

劉敞曰此旣云丞相不得復有大司空也

司隸寶奏故尙書僕射

崇寃請獄治尙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

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

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

其免寶爲庶人哀

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爲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

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爲大司農會越巂郡上黃龍游江

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

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有不相說著於

經典兩不相損

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奭是也兩不相損者言俱有令名也召讀曰邵說讀曰悅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

每有一事羣臣同聲

師古曰言雷同阿附妄說福祥

得無非其美者

師古

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

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卽時

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

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卽訊

師古曰就問之也

寶對曰年

七十諄耗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

師古曰諄惑也耗與耄同自言老耄心志

亂惑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之章也

寶坐免終於家建

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爲諸長

師古曰伉音抗諸琅邪之縣也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

內領尙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

師古曰踵猶躡也言承躡

故事也

與參謀議奏請隆爲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

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

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其後上竟立定陶

王爲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卽位以高第入

爲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

武庫兵器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

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

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

養音弋
向反

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

民力共浮費

師古曰共
讀曰供

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

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

師古曰顓
與專同

漢家邊吏職在距寇

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

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

○宋祁曰
僻當作辟

私

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

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
師古曰李說_{是也}共讀曰供

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

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

奚取於三家之堂

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
孫也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言三家以
雍徹食此乃天子之禮耳何為在三家之堂也

臣請

收還武庫上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買諸

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

平直

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

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

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

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爲西伯爲斷其訟二國各慙而止也

隆位九卿旣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

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

蘇林曰露奏也

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

理

師古曰錯音于故反

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

以隆前有安國之言

如淳曰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也

左遷爲沛郡都尉

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

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爲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

獄寃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
史丁元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爲中太僕
丁元泰山太守及尙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爲河內太守
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

師古曰平陵汝

南之縣也

並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

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初卬成太后外家王氏貴

應劭

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光封卬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以父爵別之也

而侍中王林卿通輕

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

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

師古曰造至也音干到反

謂林卿曰冢

問單外君宜以時歸

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

林卿曰諾先是

林卿殺婢壻埋冢舍

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舍守冢之舍也

並具知

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

已卽且遣吏奉謁傳送

○宋祁曰傳越本作侍

林卿素驕慙於賓

客並度其爲變儲兵馬以待之

師古曰儲豫備也度音徒各反

林卿旣

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剗其建鼓

師古曰諸官曹

之所通呼爲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爲開閉之時

並

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廼令奴冠其冠

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

師古曰襜褕曲裾禪衣也童騎童奴之騎也

身

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

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廼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

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

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

吏

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謹譁以爲實死

師古曰謹譁衆議也謹音

許元反

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爲言

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孝行爲官謂掾史爲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爲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

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

師古曰僵偃也仆顛也僵音薑仆音赴

詡至拜

爲美俗使者

文類曰宣美風俗使者

是時潁川鍾元爲尙書令領

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臧千金

師古曰臧謂致罪之臧也

並爲

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

如淳曰減死罪

一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

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

漁食閭里

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爲也

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

從橫郡中

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

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

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

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廼負王法不得不治

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

關廼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

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恃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

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

師古曰好音呼到反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

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師古曰先為遺令也曰告子恢吾

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如淳曰公今吏死官得法賻師古曰贈終

者布帛曰賻音附葬為小椁張晏曰禮三重棺趙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

罰也或曰但下棺無餘器物也師古曰言止作恢如父

小槨纔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也直讀曰但

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郎

贊曰蓋寬饒爲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

無以加也

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司也

若采

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

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言有剛

德者爲難也

以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汙於冀州

孟康曰汙下也師古曰母

將隆爲冀州牧與史立丁元共奏馮太后事是爲汙曲也汙音一胡反

孫寶撓於定陵

師古

曰撓亦曲也謂受淳于長託而不治杜穉季也撓音女教反

況俗人乎何並之節亞

尹翁歸云

前漢書卷七十七

前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蓋寬饒傳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注文頴如淳云云○許應元曰文說非也蓋上謁辭闕庭耳尚書主通章奏故得責問衛尉若今報單是也上奏辭卽上謁辭也往時不辭辭自寬饒始故自是衛尉不敢私使候司馬也先置衛者當出則輟其宿衛之事也如說亦非

鄭崇傳因持詔書案起注師古曰案者卽寫詔之文○胡三省曰按更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破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臣召南按胡解是案卽几案故

日持詔書案起

孫寶傳廼制詔丞相大司空○通鑑考異曰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傳商以建平二年二月封而寶傳云制詔丞相大司空按建平二年已罷大司空官疑傳誤何並傳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注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按婢壻當是使女所嫁之夫如師古注本文應云殺婢私夫而林卿罪亦不重矣

前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前漢書卷七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望之列傳第四十八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

師古曰近代譜謀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

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鄼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胤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叙論後人焉所取信不徒杜陵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然之事斷可識矣

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

如淳曰令郡國

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復事同學博士白

奏上與計詣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

奇

師古曰常同與后倉受業而奇後爲博士

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

師古曰禮

之喪服也

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

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

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

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

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音山客反

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

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

師古曰令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宋祁曰注文通字疑是遍

字

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

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

白屋之意

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餽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

賤人所居蓋音合○宋祁曰吐握字疑是捉字

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

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

之以射策甲科爲郎

師古曰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

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

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

署小苑東門候

師古曰署補署也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

翁出入從倉頭廬兒

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貢禹傳○宋祁曰貢禹傳當是

鮑宣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師古曰趨讀曰趨趨嚮也下車而嚮門傳聲而呼侍從者

甚有尊寵也○宋祁曰注文尊寵下疑有之榮字

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

關爲

師古曰錄錄謂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搜索以違悟執政不得大官而守門也

望之曰

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

御史大夫魏相

○宋祁曰浙本無及字

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

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

書

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爾

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

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

之意

師古曰間讀曰閑

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

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

師古曰畸音居宜反

無有所諱望之對以

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

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

師古曰鄉讀曰無

今陛下以

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

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

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

師古曰本心樹之本株也

唯明主躬萬機

宋○

祁曰一本作躬親漸本無

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

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

上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

者請丞相御史

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狀請于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卽見超擢○劉奉世

曰顏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令中二千石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誤斷其文爾劉敞說同次

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

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它職事試

之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

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

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

氏竟謀反誅望之寢益任用

師古曰寢漸也

是時選博士諫大

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

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

姓恐德化之不究

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

悉出諫官以補郡吏

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

達士則不聞善

師古曰達士謂達於政事也

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

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

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關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

其庶幾乎

師古曰周成康二王致太平也○宋祁曰乎一作矣

外郡不治豈足憂

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

材任宰相

師古曰任堪也

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

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日

以病而移居

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

更治民以考功

師古曰更猶經歷也音工衡反

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

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

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

望之卽視

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

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

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

辟之處買亡所得

師古曰辟讀曰僻

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

師古

曰度音徒各反

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

○宋祁曰浙殺及犯

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

師古曰差次也八郡卽隴

西以西北安定以西

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

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

師古曰函與合同也○宋祁曰注未

也當刪

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

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

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

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

師古曰道讀曰導

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

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

○宋祁曰壹或作一

人情貧窮父兄囚執

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

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

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

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

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蕪文之以禮樂可以爲成人矣

政教壹傾雖有周召

之佐恐不能復

師古曰召讀曰邵復扶曰反

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

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師古曰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

矜之人謂貧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至鰥寡

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

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衆庶喜於時雨先潤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

私雨于具反○宋祁曰注文于字上當有音字

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

作業雖戶賦口欽以贍其困乏

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欽也

古之通

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師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

其生也

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

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滅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也

也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

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

其法可蠲除

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

今因此令贖其便

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

師古曰呂侯爲周穆

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爲甫侯故又稱甫刑也

有金選之品

應劭曰選音刷金銖

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鈔鈔卽銖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

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荆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是其品也

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

如淳曰雖有五

時服至朝皆著皁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

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

困乎

○宋祁曰大字上疑有不字

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

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

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

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

不贍

師古曰惟思也竟讀曰境其下亦同

故金布令甲曰

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

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

邊郡數被兵離飢寒

師古曰離

遭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

師古曰同共給之也自此

以上令甲之文

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

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爲軍旅猝暴而

施設○宋祁曰注文疑有之字

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

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貨

師古曰貨音土得反

至爲盜賊

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至攻城邑

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

擊之

師古曰軍興之法也○宋祁曰浙本無興字劉敞曰當云以軍興兵擊之

誅者過半然

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
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羗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
遂不施敞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
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

師古曰昆彌烏孫之

王號也翁歸靡其人

名也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

蘇林

曰宗室女也

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

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
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
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
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

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

君子大其不伐喪

師古曰士句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句

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

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

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

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

音悌○劉奉世曰漢興匈奴嘗約為兄弟此弟直自謂為弟耳

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

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

壽昌

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

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

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

師古曰首歲之初首謂

正月也

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

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咎在臣

等是其意毀丞相

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

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

師古曰三人同共問之

望之免冠置對

天子繇是不說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說讀曰悅

後丞相司直繇延壽

師古

日繇音婆

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

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

蘇林曰伏地而言也

而謂御史曰良

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

庭中差居丞相

○宋祁曰南本庭作廷下同

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

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

師古曰不爲前

後之

差也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

服虔曰寧能與

吾父同年邪○劉放曰言侯年雖高寧能爲我父邪不足敬也劉奉世曰此直謂其安能爲我之父輕之之辭

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

陵護視家事

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共餘三十

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馬也

少史冠法冠爲妻先

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宋祁曰注未當添也字

又使賣買私

所附益凡十萬三千

師古曰使其史爲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以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

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

師古曰右上也

本朝所仰

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

師古曰攘古讓字

受所監臧二百

五十以上

師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疋以上矣請

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

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

師古曰敖讀曰傲

亡以扶政帥先

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勳

惓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

師古曰使

者卽謂楊惓也命惓授太傅印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惓

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

正直是與帥意亡讐靡有後言

師古曰讐古愆字後言謂自申理

望之

旣左遷而黃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爲丞

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

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

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

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

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

也發行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也截齊也言殷宗受命爲諸侯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徧省視之教令盡

行而相土之威烈烈然盛四海之外陛下聖德充塞天

地師古曰充實也塞滿也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海之外匈奴單于鄉風

慕化奉珍朝賀師古曰鄉讀曰嚮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

諸侯王位次在下○宋祁曰如疑作加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

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

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

師古

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爲德無所不通也亨音火庚反

書曰

戎狄荒服

師古曰逸書也

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

卒有烏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

師古曰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若後

不來非叛臣

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

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

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

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

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引外屬侍中

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

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卽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

道上以古制

師古曰道讀曰導

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

師古曰鄉

讀曰嚮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

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

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

顯又時傾仄見詘

文穎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說非也言其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

見誦於天子也也仄古側字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

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

義

師古曰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

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忤謂相違逆也

上初卽位謙讓重改作

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

士人於中書也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

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

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

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朋所奏之章示堪也

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

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

師古曰周

謂周公旦召謂召公奭公綽孟公綽也廉正寡欲卞莊子魯卞邑大夫蓋勇士也召讀曰邵

至乎耳

順之年

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六十而耳順

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

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

師古曰國

家委任誠得其人也

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

召乃留乎

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日昃不食追周召之蹟然後已乎

撫讀曰模其字從木

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

應劭曰下走僕

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奔國而耕於臯澤朋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

會稽尋延陵之軌隱耕臯澤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

修農圃之疇

師古曰美

田曰疇

畜雞種黍埃見二子没齒而已矣

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

丈人以杖荷蓀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

行矣朋之所云蓋謂此也埃古侯字也侯待也沒齒終身也蓀草器也音徒鈞反

如將軍昭然

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

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

爲高行也蹊徑謂道也音奚

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

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

師古曰鋒刃端也鏑刃旁也音五各反

奉萬

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

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

朋數稱

述望之短車騎將軍

師古曰短謂毀其短惡也

言許史過失後朋行

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

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

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脛急也

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

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

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

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

卽挾朋及待詔華龍

師古曰華音胡化反

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

等待詔

師古曰蟜音巨遙反字或作僑

以行汙濺不進

師古曰濺與穢同

欲入

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

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

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

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

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

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

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

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

○宋祁曰

令出視事疑作今出視事一本作出乃使視事

恭顯因使高

○宋祁曰恭顯因使高疑作恭顯乃

因史

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

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

望之傳朕八年亡宅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

師古曰言不能

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

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

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

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

術厥功茂焉

師古曰道讀曰導茂美也

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

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會望之子散騎中郎音古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

曰音古級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

望之自有罪非人音古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音古

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

白望之師古曰建立此議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

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與不

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

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非頗誦望

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服虔曰上

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

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

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

○宋祁曰越本車作軍字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

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

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師古曰叩讀曰仰吾嘗備位將

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

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師古曰趣讀曰促竟

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

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

哀慟左右師古曰慟動也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

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
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
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
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卽位爲郎病免

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

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

師古曰時令校尉爲使於匈奴而育爲之副使故授副校尉也

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

師古曰如今之考第高下而漆令郭舜殿

見責問

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負最居下也殿音登見反

育爲之請扶風怒曰

君課第六裁自脫

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

何暇欲爲左右言

師古曰左

右者言與同列在其左右若今言旁人也

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

如淳曰賊

曹決曹皆後曹

當以職事對

師古曰忿其爲漆令言故欲以職事責之○宋祁曰注文忿字越本

作怒

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

何詣曹也

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召我詣曹乎

遂趨出

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

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

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

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鄴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

辜

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事也○宋祁曰注文事字當作疆字

育爲右扶風

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

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

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

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

也○宋祁曰三公下疑有官字

曰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

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
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
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
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
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

○宋祁曰公字當作禹字

故長安語曰蕭

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

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

○宋祁曰餘字
下當添爲字

時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

入王氏

師古曰援
引也音爰

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

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
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
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
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太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
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
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

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
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
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
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宋祁曰會病不及
當云會病行遲不及賓贊注文贊導九賓之
事當云贊導九賓之禮也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家至
吏二千石者六七十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師古

日開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搆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師古

日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身爲

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前漢書卷七十八

前漢書卷七十八考證

蕭望之傳高者請丞相御史注○劉奉世曰誤斷其文
○胡三省曰高者則請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中二
千石試事文意固是一貫而分高次則非顏誤斷也
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胡三省曰功臣表及霍
光傳皆作都成侯此傳作成都侯誤

蕭望之子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臣召南
按名父子與王吉傳賢父子同猶云名父之子也

蕭育杜陵男子注云云○凌穉隆曰是不甘辱之意師
古注恐未必然臣召南按男子猶言大丈夫言我不

前漢書卷七十八考證
一
以官爵介意

以鄠名賊梁子政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名賊猶言
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師古注非

前漢書卷七十八考證

前漢書卷七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

師古曰潞音路

徙杜陵其先馮亭

爲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

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行音胡

郎反。宋祁曰注文經行疑當刪行字

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

趙

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以降趙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

師古曰括趙括趙奢之子也

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爲官帥將

師古曰帥音所類反字或作帥其義兩通

官帥將子爲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爲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卽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

○宋祁曰浙本兵法下有明習二字

前將軍韓增奏以爲軍司空令本

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爲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爲外國所苦

師古曰苦謂困辱之

是時烏孫

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

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

漢方

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

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

置屯田吏士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

王萬年

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莎音素和反○宋祁曰宋字疑是宗字并殺漢使

者奚克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

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歆

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

師古曰鄯音善都護鄭吉校尉

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

亟擊之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西域

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

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

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

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

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

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劉敞曰此

馬名曰象龍也

上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下議封奉世

師古曰下其

丞

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

之可也

師古曰顯與專同

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

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

師古曰本爲送諸國客

而擅矯制違

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

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

師古曰比必寐反○宋祁曰注文比字下疑有音字

爭逐

發兵要功萬里之外

師古曰逐競也

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

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

水衡都尉

○朱祁曰善望之議字下疑有竟不封三字

元帝卽位爲執金吾

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

胡伊酋若王亦將衆數千人畔

師古曰酋音才由反

奉世輒持節

將兵追擊

師古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之

右將軍典屬國常惠

薨奉世代爲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爲光祿

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

師古曰多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

紫今西羌尙有此姓而多音先冉反

○宋祁曰注文多字下當有音字 詔召丞相韋立成

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

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

師古曰比類也登成也

京師穀石

二百餘

師古曰一石直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

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

飢饉朝廷

○宋祁曰
庭當作廷

方以爲憂而遭羌變立成等漠然

莫有對者

師古曰漢無
聲也音莫

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

師古

日竟讀
日境

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

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

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

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
反○宋祁曰注文暴字下疑有

謂暴
字

往者數不料敵

師古曰料
量也音聊

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

軒

如淳曰軒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軒車而餉音
而隴反○宋祁曰注文而隴字疑是如腫字

則曠日

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

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
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

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

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爲犀晉
灼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

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

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

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飢饉士馬羸耗師古曰耗

減也音呼到反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師古曰簡謂選揀○宋祁曰注文揀字疑是練字

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首爲寇難也今以萬

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

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師古曰和

應也音胡卧反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

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空也空費其日而無功也與一

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則爲萬倍也固爭之不能得有

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

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宋祁曰萬二千人浙江本無人字注文屯田字上疑有爲字 典屬

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

國爲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爲前軍屯臨洮奉世爲中

軍屯首陽西極上

如淳曰西極山名

前軍到降同阪

師古曰阪平阪也降

同者阪名也阪府板反降音下江反阪音普何反○宋祁曰注文府字上當有音字先遣校尉在

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

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

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

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

上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

○宋祁曰須字下當有復字

因陳轉輸

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

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曰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

師古曰官爲右將軍而將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

甚苦

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

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

之道也

○宋祁曰徐錯去百下二字予謂不當去

今乃有畔敵之名

如淳曰不敢當

敵攻戰爲畔敵也

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

師古曰言未嘗當羌

虜不測其形便

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

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

明其約誓使在下信之

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

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

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

發近所騎日夜詣

師古曰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詣詣軍所也

非爲

擊也

師古曰助其守

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欵飛穀者

羽林孤兒及呼速絜噉種

劉德曰噉音辱羌別種也穀者謂能張弩者也穀音工豆

反絜音力追反噉音乃穀反

○劉奉世曰呼速絜則呼

邀累單于所將五萬衆來降者也噉者匈奴傳所謂西

噉君長數千人降漢者此二種有

兵衆皆宣帝時來降今使征羌

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

○宋祁曰南本作成敗者之患

策不豫定

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

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

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

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師古曰須

待也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

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

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

師古曰自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

未進聞羌

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

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創音初向反

艾讀曰又

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

京師更爲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

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

師古曰置謂置驛之

也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

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

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

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爲折衝宿將功
名次趙克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以丞
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爲太常
薨千秋嗣後

宋祁曰
後疑作侯

復爲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

代奉世爲左將軍而千秋爲右將軍後亦爲左將軍子
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
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爲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
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爲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
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
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

師古曰約謂
共爲契約

左將軍奉世

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

師古曰城

郭者謂西域諸國爲城郭而居者

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

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

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

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宋祁曰師古誤注遂事可駭

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

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

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

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

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

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

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

常則節趨不立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所嚮

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

錯手足

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反

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

師古曰圖難謀

除國難也信讀曰伸

威功白著爲世使表

師古曰白著謂顯明也表猶首也

獨抑

厭而不揚

師古曰厭音一涉反

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

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

四人長女媛以選克後宮爲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

帝崩媛爲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

廉爲郎功次補天水司馬

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也奉

世擊西羌譚爲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

王遂立參至大官

師古曰遂音干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
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

相以爲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爲櫟陽令徙夏

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爲左馮翊歲餘

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

王部督郵掾殺禰趙都師古曰都殺禰人而爲掾也殺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禰音許

羽反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

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宋祁曰並字下當更有

並字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爲大鴻臚

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尙書

選第中二千石

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

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

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

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絜

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上繇

下第而用譚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

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

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

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

如淳曰以鴻臚秩爲太守

加

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

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

師古曰圖謀慮思也。○宋祁曰注文謀字下當添也

字

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

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

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

爲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

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顛

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

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

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

師古曰風

讀曰

賜告養病而私自便

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反

持虎符出界歸

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

行能奏記於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

長安謁

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不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

分別予賜

如淳曰予予告也賜賜告也

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

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

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

夫三最予

告令也

師古曰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

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

則得詔恩則不得

○宋祁曰景德本令告詔則得恩不得浙本南本云令告則得詔恩不得

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

亡著令

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

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

功也

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

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

知也

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

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

之法

師古曰釋廢棄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

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卽以

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
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
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
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爲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
家子座嗣爵

師古曰座音才戈反

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

邊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廉爲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爲
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爲美陽令功次遷長樂
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

爲都尉時言河隄方畧在溝洫志

○宋祁曰在字上當有語字

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

舅出爲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

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

師古曰貸

音吐戴反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

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

後遷爲東海太守下溼病痺

師古曰東

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痺音必寐反○宋祁曰注文痺字上疑有風字

天子聞之徙立爲

太原太守更歷五郡

師古曰更音工行反

所居有迹年老卒官衡

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爲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

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師古曰恂恂謹信之

貌音荀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

帷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涓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以

數病徙爲寢中郎師古曰亦涓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勞役執事優

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宋祁曰注文優之當作擾之也

參擢爲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北富平於此爲農都尉病免官復爲

涓陵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爲

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爲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

綏和中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師古曰見廢謂不得

爲漢嗣也。○宋祁曰：以字上疑有上字。

故封王舅參爲宜鄉侯以慰王意。

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

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

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爲關內侯歸

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

之

師古曰王氏五侯也

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

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太甚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

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

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誦節卑體視

有所宗

師古曰視讀曰示宗尊也

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

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參性好禮儀終

不改其恒操頃之哀帝卽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
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
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
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
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
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有

密潔之德審於威儀則共持心有廉隅

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

師古

曰鞠躬謹敬貌履方踐方直之道也鞠音居六反○宋祁曰注中鞠躬當云鞠躬曲躬也

可謂淑人

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

師古曰卒終也

哀哉讒邪交亂

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

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

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爲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也○宋祁曰注文重字當作愛字

孟子宮刑

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

申生雉經

師古曰國語云

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爲俛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爲

屈原赴湘

師古曰楚辭漁

父之篇云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

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

師古曰小

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傳作焉刺幽王信讒黜申后而放太子宜咎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離遭也騷憂也遭

憂而作辭弁音盤

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師古曰卽小弁馮之詩也隕墜也

參姊弟亦云悲矣

前漢書卷七十九

前漢書卷七十九考證

馮奉世傳至伊修城注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云云

○臣召南

按伊修城當作伊循城各本俱誤西域傳

鄯善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漢置都尉所謂伊循田官也通鑑亦作伊循知宋時漢書本尚不誤後來刊本訛循作修耳顏注亦然

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衆數千人畔○

臣召南

按昭帝應是宣帝之訛昭帝時奉世名尚未

著安得持節將兵且西河屬國始置於五鳳四年宣紀可證也當昭帝時尚無西河屬國安得有叛人耶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文義似衍人字

典屬國爲右軍屯白石○地理志狄道白石山在東狄道隴西郡治也

馮奉世子野王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卽公卿表所云繁延壽也此文作李此人有二姓

馮奉世子參參擢爲上河農都尉注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爲農都尉○臣召南按地理志西河郡

有富昌縣無富平縣且富昌縣下亦不云農都尉治又顏注叙傳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者典農事二注自相矛盾按地理志富平有二一屬平原郡故名屢次

宣帝時更名也一屬北地郡有北部都尉渾懷都尉
亦不云農都尉治也惟張掖郡番和縣有農都尉治
明文

前漢書卷七十九考證

前漢書卷八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
欽衛婕妤生楚孝王躡師古曰躡音敖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

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爲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艾讀日又訓也迺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

王健仔爲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健仔最

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

寬仁喜儒術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

常有意欲立張健仔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

依倚許氏

師古曰倚音於起反

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

母故弗忍也

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宋祁曰也字疑可刪

久之上以故丞相

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

宋祁曰兄字上疑有於字

經明行高稱

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

讓之臣

宋祁曰推字疑作禮字

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卽位

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健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

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

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

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

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

責數百萬

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解反

願王爲償王不許

博辭去令弟光恐云王遇大人益解

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

母也解讀曰懈○宋祁曰恐字下疑有王字注文怖字下疑有之字

博欲上書爲大人乞

骸骨去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

師古

曰還書報書○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

爲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

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

奈何恬然

師古曰恬然安靜貌也恬音大兼反

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

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甲事貴人爲王

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

博共爲王求朝王卽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宋祁曰陽字疑作

陵字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王

書曰博幸得肺腑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

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

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閒進問五帝三

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

以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

師古曰微無也○宋祁曰浙本無人其字又一本無此人字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

焉

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

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

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

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

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

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

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

師古曰勞謂問遺之音來到反

博不受復使人

願尚女

師古曰尚女者王欲取博女以自配也

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

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

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

師古曰還猶回也

願殺身報德朝

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

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

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

願知大

王所好請得輒上

○宋祁曰此下當添八字云師古曰上上與王也

王得書喜

說

如淳曰上與王也○宋祁曰此注當改作師古曰說讀曰悅

報博書曰子高廼幸

左顧存恤發心惻隱

師古曰左顧猶言在顧也

顯至誠

○宋祁曰顯字下疑有以

字納以嘉謀語以至事

師古曰以至極之事告語我○宋祁曰注末疑有也字

雖

亦不敏敢不論意

師古曰論曉也

今遣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

萬是時博女壻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

事自謂爲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爲博道之

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卽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

語持予淮陽王以爲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

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

師古曰志在成功不

惜財費也○宋祁曰詐言別本無詐字

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

師古曰罷讀曰疲

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

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

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

師古曰謂堯時水災不大於今

大王緒欲救

世

師古曰緒業也一日始爲端緒

將比功德何可以忽

師古曰言此功德於古帝王也

忽息忘也

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爲便宜奏

師古曰大儒知道謂

京房也道術也

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

奏之上必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事成功立大王卽有周邵之

名邪臣散亾公卿變節功德亾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

王

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爲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

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

王之金錢王喜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報博書曰迺者詔下止諸

侯朝者寡人慚然不知所出

師古曰慚痛也。不知所出也。慚音才。感反。

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

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

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者魯大夫臧武仲也。名紇。論語稱子曰若臧武仲之智

故王引之爲言

子貢之辯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言語宰我子貢

卞莊子之勇

師古

曰卞莊子古之勇士

兼此四者世之所鮮

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

旣開端緒

願卒成之

師古曰卒終也

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

已許石君須以成事

師古曰須待也

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

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

○宋祁曰顯字上疑有石字告之之

字當刪

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

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

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

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

以調惑王

師古曰調古諂字。○宋祁曰周當作禹。

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

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

聞

師古曰惻痛也。○宋祁曰朕惻焉當云朕甚惻焉。

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

自博

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不善之事從博起也。

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

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師古曰申謂約束之。○宋祁曰

注文申字下當有論字

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

師古曰大雅小明之

詩也與借也言人能安靜而恭以守其位借於正直則明神聽之用錫福善

王其勉之駿諭

指曰

師古曰璽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并令駿曉告於王也

禮爲諸侯制相朝聘

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

師古曰考成也壹德謂不二其心也

且

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爲周室輔

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也言立

周公子伯禽使爲諸侯于魯國而作周家之藩輔

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

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

如淳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邇宵人毋作匪德也經術之義

不得

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

師古曰竟讀曰境

天子普覆德布

於朝而恬有博言

師古曰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

多予金錢與相報

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

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

師古曰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

未有但己者

也

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未有空然而止者也

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

失計忘本爲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

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

○宋祁曰犯字下當有罪字

羣下

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毋復以博等

累心

師古曰累音力端反

務與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

師古曰以

有過而能變故者爲大

易曰藉用白茅无咎

師古曰此大過初六爻辭也茅者潔白之

○宋祁曰注文故用藉當作故用爲藉

言臣子之道

改過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

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

師古曰塞猶補也稱副也

如

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

曰奉藩無狀

師古曰無善狀

過惡暴列

師古曰暴謂章顯也

陛下不忍致

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

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

師古曰頓首悉盡也

頓首

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卽位以淮陽王屬爲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爲石顯等所侵因爲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爲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立嗣二十六年薨子續嗣

孟康曰續音引師古曰音弋善反

王莽時絕

楚孝王躡甘露二年立爲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聞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爲

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

楚王躡素行孝順仁

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熾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

廼遭命離于惡疾

師古曰離亦遭也

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蔑之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斯惡疾深痛之也

朕甚

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

師古曰純大也

一曰善也茂美也勗勉厲也

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

師古曰尚書盤庚之辭也言褒

賞有德以明其善行

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

師古曰從王入朝也

其

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勲爲廣戚侯明年躡薨

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

侯衍

○宋祁曰陸一本作陸陵

是爲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

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爲定陶王廣戚侯勲薨諡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爲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爲定安公漢旣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爲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師古曰言其舊已繼平帝後當正統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爲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卽位就國壯大通姦犯

法

師古曰與姦猾交通好犯法也

上以至親貰弗罪傅相連坐

師古曰頗坐王

獲

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

張晏曰宣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

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矯

師古曰矯

字或作僑並音鉅昭反

奉璽書敕諭之

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

曰皇帝問東

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

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

師古曰翼佐也

然後富貴不離其身

○宋祁曰舊無不字云離於身蘇子瞻云此文與孝經小異離附離

也今作不離其身疑爲俗儒所添也

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

不和

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

流言紛紛

○宋祁曰下紛字當作然

謗自內興朕

甚惜焉爲王懼之

師古曰懼痛也音才感反

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

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

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以自求多福

朕惟王之春秋方剛

師古曰言其少年血

氣盛○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忽於道德師古曰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

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而移其性未受忠言也故臨遣太中大夫子驕諭王

朕意師古曰親臨遣之令以朕意曉告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

日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

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

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少加

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

今東平王出緇祿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

剛宋祁曰考諸本無位加字劉敞曰南面之文不具涉學日寡驚忽臣下師古曰驚

讀與教同不自宅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宅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宅人○宋祁曰注文

親字上疑
有自字
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

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

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

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故引之也

王太后明察此

意不可不詳闡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

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

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

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

而卽棄之也

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况此乎已遣使者

諭王王旣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貴之

師古曰貴猶緩○宋祁曰注未

當有也字

後宜不敢

師古曰言王於後當不敢更爲非也

王太后強餐止思念

慎疾自愛宇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

師古

曰酒音
先弟反

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

長耳目牽於耆欲

師古曰耆
讀曰嗜

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

其性利勝其義

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
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

而不失厥家者

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

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

道王者輒以名聞

師古曰
道音導

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

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爲我

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

師古曰建
謂立其議

我見尙書晨夜

極苦使我爲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

張晏曰不敢
指斥成帝謂

之縣
官也持服恐無處所

如淳曰言不從道
冀如昌邑王也

我危得之

孟康
曰危

殆也我殆得爲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矣比至下字凡三哭張晏曰下

下楷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臙

故親幸後疏遠服虔曰胸音劬臙音奴溝反又音奴臙反數歎息呼天宇聞

斥胸臙爲家人子師古曰黜其秩位掃除永巷數笞擊之胸臙

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臙有司奏請

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音抗甫後三歲天子詔有司

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師古曰闕謂過失也

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宋祁曰削字下疑有地字惟

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

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

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

鳳

○宋祁曰鳳字下當更有鳳字

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

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

失

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

而求諸書

○宋祁曰書字上當有子字

非朝聘之

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

師古曰物

亦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

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

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

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

師古曰虞與娛同

夫小辯

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

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謂陷滯不通也音乃細反

諸益於經術者

不愛於王

師古曰愛惜也於王無所惜之

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

三十三年薨

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栢皆

西靡也

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

道狀又瓠山石轉立

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脇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

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爲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

雲及后謁自之石所

祭治石象瓠山

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宋祁曰作山象瓠山

立石束倍草并

祠之

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賄反○劉敞曰立石屬上句

建平三年息夫躬孫

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

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

詛祝上

如淳曰傅恭巫姓字

爲雲求爲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

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

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

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

師古曰改其所爲也

白

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爲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

爲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

子匡爲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

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爲天子兵敗皆爲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爲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

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

○宋祁曰江南本邸字上有郡字浙本無

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

康

師古曰共讀曰恭

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

○宋祁曰一本作元光三年

立爲濟陽王六

年徙爲山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

師古曰言少小卽爲帝所愛

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

太子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卽位緣先帝

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

徵入爲皇太子上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

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卽位是

爲孝哀帝卽位二年追尊共王爲共皇帝置寢廟京師

序昭穆儀如孝元帝

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爲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

儀

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云

如淳曰不復爲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以已爲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三年王爲信都王

○劉敞曰王爲信都王上王字當作

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

以爲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

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

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爲後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

不得相入廟

○宋祁曰入字上當有繼字

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

用哀帝爲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爲宜鄉

侯而益封孝王萬戶以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

師古曰諸

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綬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爲箕子未諱衍也今此傳云子衍嗣蓋史家追書之也○宋祁曰浙本注文元始字上有平紀字

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入卽位是爲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爲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

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爲天子也徧卽古遍字

然

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爲聰察矣

張博誘之幾陷無道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詩云貪人敗類

師古曰大雅蕩

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之人不可習近則敗善也

古今一也

前漢書卷八十

前漢書卷八十考證

楚孝王躡傳子懷王文○按文表作芳

東平思王宇傳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注師古曰

蟜字或作僑○

臣召南

按藝文志及劉向王褒傳並

作僑則僑字是也

毋念爾祖述修厥德○今詩作聿修卽漢書他傳亦作
聿修惟此文作述或齊魯韓三家所傳不同耳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息夫躬傳作無鹽
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與此稍異

贊詩云貪人敗類注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顧炎武

前漢書卷八十考證
日大雅桑柔之詩師古誤以爲蕩

前漢書卷八十考證